

“小三行”的时代*

——来自汉俳艺术的邀请

秦 岚

今天叫今天
明天来了叫今天
我被欺骗了

这是我去年年底写下的“小三行”。是写惜时之情。

我是一个懂事很晚的孩子。其实已经是大小伙子的妈妈了，但我还是这样评价自己。是的，懂事很晚。比如我也曾念过“明日复明日”，也曾念过“去日苦多”，却从不曾把它们和自己联系在一起，产生一两点珍惜时光的想法。直至去年年底的一天，当我躺在床上要睡觉的时候，忽然觉得像早晨起床的情景。一种空虚袭上心口，令我叹息道“一天真快，没了……”是啊，纸啊笔还没来得及摸一下，一天就过去了。那天我很固执，我继续想：“今天去哪儿了？怎么能找到它？睡醒了就是明天。明天是今天吗？”当我想清楚今天是从我出生那天算起的第〇〇〇〇〇天的时候，我懂得了“明天是另一天。今天真的没有了！永远不再回来了！”我一边佩服古人把所有到来的日子都叫做“今天”的智慧，

* 此文是在2018新年到来之际写给《世界文学》读者的《小三行——来自汉俳艺术的邀请》小文基础上增改而得的，意在讨论汉俳在今天的形式革新问题，希望读者参与思考。

一边悲从中来。那天我还掉下眼泪。我掉着眼泪想 “一年也是的。” “一生也是的。” 于是在泪眼中写了上面的小三行，并在小三行的下面写了若干行字，都是自己想做的事情，我决心不辜负所剩无多的时光。后来自然是睡去了。第二天第三天过得非常努力，在处理完老爸老妈的事情、家务、煎药、看稿子之后做那 “若干行” 的事情，再后来我很疲劳，很盼望倒头就睡……日子又回到了以往，每个到来的日子又都成了 “今天”。

日子走了回头路，休说它罢。然而，就在两天前，这小三行突然闯入眼中，引着我忆起那一天和那天的悲伤与感怀。有趣的是，这回忆始终伴着微笑。是啊，小小的三行文字，让那一天变得可忆可感了，让我觉得那一天留下了，在我的美好回忆之中。今天，我把它拿来说给大家，那天就再现了，或许引来同感者的共鸣与交流也未可知。

其实，留住日子的方法很多，我们的古人讲立德立功立言，今人呢，当然也是以此为根本，但手段更多些科学与多样化。身边朋友把所思所想所感用诗来表达，有的用随笔或者小说，还有的用画，把它们出书、办个展付诸社会，现时下并有微信助力，广而传播。这些记录和表达是多么地好啊！而我是一个懒人，尚琐事萦身，我觉得之于我，小三行很好，轻松便捷。手上一边做着什么，心中或者烦恼着或者陶醉着，只要沉浸其中，小小的三行就有了。并非为着 “立言”，而是喜欢它能记下生活中某一瞬、某一瞬的心情，让那一瞬在未来的回忆之中闪耀出光辉来。

“小三行”并非我的创造，是来自日本的俳句，到汉语中我们称它 “汉俳”。俳句独立自日本连歌、俳谐的 “发句”，作为诗歌形式定名于明治的正冈子规，是由五音、七音、五音三句构成的短诗。

作为规矩，它要求有相关于季节的词语或语意，叫“季语”，一般放在第一句。但细读日本俳人的句子，会发现不少没有季语，比如江户的小林一茶就有一些不着季语的名句；生于大正的种田山头火，简直就舍弃了季语，直抒性情，人们称他“自由律俳人”。

在我国，周作人较早介绍了俳句，他一边说俳句“寥寥数言，寄情写意，悠然有不尽之味”、“不可译”，一边却忍不住把松尾芭蕉、与谢芜村、特别是小林一茶译出许多来。他的译诗重传意，遣词自然清新，给当时诗坛吹入了一股短小清新的诗风。一九二二年俞平伯在《诗》创刊号上撰文倡导学习俳句，创作新体裁的诗，但如空谷足音，回响者杳。一九八〇年赵朴初先生在北海仿膳接待日本俳人协会访华团，席上参照日本俳句十七音，依中国传统诗歌创作的声、韵、律等特点作了三首短诗，其中一首为“绿荫今雨来/枝接海花开/和风起汉俳”。于是有了“汉俳”之称，朴老的这组小诗也成为中国诗歌史上第一组汉俳。八十年代初很多老诗人老翻译家如林林、李芒、袁鹰等参与其中，写汉俳并积极翻译俳句、和日本俳人往来，汉俳这种新诗体由是兴盛一时，北海仿膳，也成了汉俳的圣地。之后，汉俳如涓涓细流静静地流淌。二〇一三年《中国汉俳百家诗选》出版（林岫编，线装书局），钟敬文、屠岸、刘德有、邹荻帆、郑民钦等一百三十人的七百五十余首作品收入其中，令人欢喜。

那么“汉俳”怎么叫起“小三行”了？这与诗人树才相关。几年前树才从法语转译了一组俳句给我看，同时还把自己模仿这种形式写的小诗拿出来玩赏。他说“这是我写的‘小三行’。我挺喜欢这么写，会多多写。”“小三行”这个叫法一下子走进了我的心里。我觉得她小小的、亭亭玉立的、带着份脱俗的精气神

儿，仿佛一切的束缚都不合适她。作为汉俳的现代版，“小三行”蛮好的。

我们知道，俳句有五七五三行十七音的要求，还有首句有季语的规则。老一辈汉俳诗人严守着“和风起汉俳”的“俳句”规则，创作出了大量优秀的句子，在诗歌史上积累了“大珠小珠”的财富。但是对于汉俳，我特别喜欢不刻意追求季语的小句，仿佛撇下了一个束缚，自然畅阔了许多。当然，如果你的句子由季节而感发，那么你自然而然地写上季语，不必说，是好的，不事苛求。

为什么我不执着于季语呢？因为我觉得季语在日本俳句中被看重，并非仅只是可以模仿的规则层面的东西，而是有着深层文化根源的。

日本列岛的四季变化分明。日本人酷爱自然，对自然的迁化有非常强的感受力。大自然的变化被日语一点点描绘刻画，慢慢形成了一整套用于表现春夏秋冬的特殊词语，像我国古代诗歌用典一样，成为俳句季语的出处，也是唤起日本人对季节感知与共鸣的词语，它同时可以提升句子的内涵和张力。当代旅日知日作家李长声说“日本从生活到文学都富有季节感。平安时代的《古今和歌集》把一些和歌按春夏秋冬编纂，以草木萌动和瓜果结实的春秋为多。俳句是定型的小诗，最主要的规则是‘季语’。我们有韵书，作诗讲究押韵，而俳句需要在表现季节上大动脑筋，所以有‘岁时记’，汇集几百几千种季语，供人创作时参考。”^①这是千真万确的。但是，在汉俳创作中把俳句的季语体系直接横移过来却是有问题的。举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看。“曙”在俳句系

① 参见公众号“大家”2018年4月4日推选文章：李长声《舌尖上的日本：三个字看懂和食》。

统中是“春”的季语，这是因为日本平安时代的女作家清少纳言有一句“春は曙（あけぼの）”。此句出自其名作《枕草子》，周作人译道“春天是破晓的时候 [最好]。渐渐发白的山顶，有点亮了起来，紫色的云彩微细的横在那里 [，这是很有意思的]。”^①这句“春は曙（あけぼの）”就将四季都有的“曙”，定为春天的格调，成为春的季语。对于中国人，如果说曙光须作为春天的季语来使用，大概不少人要挠头了。再从思想层面上看，日本神道崇尚自然，主张人与自然融合，季节因素在这种自然审美观中比重非常，完全渗透于生活和行为的细节之中。这是很典型的日本式观念和行方式。还记得我去日本的第一站是北陆地区的富山市。这个地方以医药闻名，以鱼虾美味、水米醇香和富庶被称颂，但却不似京都那样风雅。我的房东叫新保。新保家只有婆媳两人寡居。婆媳二人的生活可以说是完全融在季节之中转动的。婆婆有七十岁上下，喜欢刺绣，只绣花，并完全是按季节随着花开绣的，我离开富山去京都正值四月天，她绣了一幅春兰送我做纪念。媳妇四五十岁的样子，每天是日本妇女典型的居家形象——穿着一条围裙。围裙有一个大口袋，里面常带小本子和一支带着笔帽的半截铅笔。她扫着扫着落叶，会突然心有所感，停下来拿出小本子和铅笔，写下十七音的俳句，思磨良久，之后才会再听到地的扫帚声。我住在她们楼上，这婆媳二人带给我很多诧异和感动。日本古代文化饱沁禅性。佛教讲究成住坏空，受其影响，日本人于流转迁化中多有领悟深致之处，加之心性敏感，文化整体偏阴柔，情绪、心境很少直接表现，通常追求含蓄的表达。在对大自然四季

① 清少纳言《四时的情趣》，周作人译《枕草子》第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6月。

枯荣有所感有所悟的基础上，借其暗示自己的各种心情变化，可谓既简洁又深厚，既方便又余味无穷……由是我们可以看到，季语在俳句中的由来有自，明了季语并非简单模仿即可得心应手的。

我又想起两三年前在家里一次关于俳句季语的对话。在日本念过小学的儿子说“我觉得季语的作用是首先亮出自然的大，然后再进入个人的小，共振的是感情。”这个说法很有趣，我也受到了启发，进而去思考无季语俳句。有季语俳句的摹景、叙情所营造的画面、印象、甚至点悟，是由季语——自然入手的；细读无季语的俳句，会发现更多是具体事物事件唤出趣味、引发情感的，情、感与事相连，由事而发。这是颇容易走入人心的，再加上俳人清晰脱俗的意趣表达，引得青睐和喜爱则属必然。

季语之外，关于“五七五”十七音节也是经常引起讨论的问题。这个问题需要分翻译俳句和汉俳创作两个路径来看。翻译俳句遵守五七五音节译成三句比较难，因为汉字一字一音，十七个汉字的涵盖远远大于十七个音节的日语，这是很明了的事情。翻译实践中，有“硬译”十七字，因拖沓而损失了俳味的，但以简洁达意为重的翻译占据主流。周作人所译的芭蕉、芜村、一茶，李芒所译的山头火，都不拘泥于十七字，行数上两行者居多，以追求达意和俳味为重。近些年俳句的翻译不多见，《世界文学》新近刊登了傅浩先生翻译的一组经典俳句。译者主张“翻译时能模仿俳句句法，而不妄填留白，即能传达俳句风味。体式大致做到长短三行，则韵律自出，而不必一律译成五七五言那样的‘汉俳’”^①，所译的句子也清丽可喜。再看汉俳创作。比起翻译，汉俳创作更容易做到五

^① 参见《世界文学》2018年第6期，第293页。

七五音，老一辈的汉俳诗人基本上是比较严格地按着首句有季语的十七音创作的。但是如果你动手写起汉俳，有时就会被得到了好句子，却并非十七字的问题所苦恼。这种时候是增减字数以求中规中矩呢，还是舍弃费时费力又不讨好的格式研求，留住好句子呢？我的回答是“直奔好句子”！我觉得，把这种书写情怀的小诗称做“小三行”而不是“汉俳”，更年轻，富于时代气息。

“小三行”可以直接走入生活。在城市化和现代化波浪涌动中，我们可能没有日本人对季节那么敏感，对于四季流转也没有那么被定型的感知，但注重日常化、追求轻松活泼的质地、表达一瞬间心绪则是普遍的需求。我们处在“急”的时代，要求分分秒秒就“找到你”、分分秒秒就做出“回复”的时代，是信息如滔滔逝江水的时代，“坐下来”与“慢下来”几成梦想。“小三行”用时不多，却可以表达发自内心的感喟，是瞬间的抒情与升华，可谓急急匆匆之中的“身心小憩”。日本俳人中，小林一茶的俳句不刻意于季语，很日常，但叙事清新精彩，情感真挚，诗句锤炼不着痕迹，虽则短小，悲凉却能深深打动我，让我感到文学的贴心和力量。我觉得，“小三行”须得这种俳味。另外，俳句的“俳”本含有谐谑之意，“小三行”可悲可喜更可戏谑。

要而言之，自由、瞬间、轻灵、忧伤、诙谐，才是“小三行”的神髓，有关字数是否拘泥于五七五和是否押韵等问题，实际上依循这一思路，答案便清清楚楚了，那就是尽量以能迅速而准确地表述内心情怀为要，季语、字数、音韵都放在附属地位，有便更好，没有不硬求。

其实，“小三行”像一个可爱的朋友，非常容易融入我们的生活，并改善我们生活的氛围和质地，为我们留下多彩的一笔又一笔。

前面说到诗人树才写“小三行”很起劲。可以说他是随身带着“小三行”的兴致，让她纪录生活的，去年盛夏与诗人们去伊春会诗期间就写了许多描述伊春风物的句子。选两首誉在这里：

蓝莓酿新酒
惹得才郎频举杯
伊春好滋味

美溪牧牛羊
汤旺河上花大姐
俳诗做锦裳

后面这首据说是诗人们的集体创作。据说诗会期间，诗人们不时地脱口秀出“小三行”来，机智谐谑又快乐。写“小三行”在树才已经成了一种习惯，临着一件什么事情，三行率先就来了：去年年末的编辑部。我的座位近门，冷风不时袭入，高兴主编和同事们劝畏寒的我换到临窗位置。避寒就暖，我安肯。正在推让之时，树才走来说“在这个书柜上贴一首小诗就好啦”：

姐姐好怕冷
风儿啊
请你绕路行

短短的“小三行”，诗心盈盈又温暖，我们马上相信风必有感怀而去绕行的。

无独有偶。民俗学专家刘魁立先生与“小三行”亦是即遇即亲，头上的华发、眼前的美食、重阳的落叶都入“小三行”，看到好的景色心有所感，也会口占手书。去年秋天我看到老人家从石梁发来了

和合大道场
静心归处在石梁
宝刹称方广

他的弟子们经常你三行我三行地在群里对话，春园女史就以

听涛在石梁
五百罗汉大道场
寄心在方广

做了应答。

用一种小诗形式表达，到底费些思量，却能获得好多望外之喜。

在各自的生活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很多角色，比如我，是女儿是妈妈是妻子是姐姐是朋友是编辑……在不同年龄段，我们的角色重点不同，有时会非常疲惫劳神沮丧无力，却有歇不下来的时候、难以排遣的时候。怎么办呢？也没什么更好的办法，该承担的就要担下来，太大的道理在具体困难面前不好用。但是我们可以适当地调节自己的情绪，沮丧或许就带上一些诗意，惫懒中会流入一些振奋。于我，“小三行”真的帮了许多忙。

岂我一人呆
哈哈哈哈哈
邻家锅糊啦

连续烧糊锅、沮丧中的我因为这首小诗开朗了，而且后来再糊锅，总会想起这个句子，莞尔微笑。

百望山前楼
才女倚窗诗句乱
原来没梳头

在什么也不想做，头脑乱乱的日子里。(才女，实属打趣自己)

六六、六六啊
生出一副大翅膀
飞跃北四环

豪堵的时刻。(六六是我的车)

太阳起得早
干了许多活
现在来叫我

头痛狂睡，第二天被太阳照醒后的句子。是没有了疼痛的幸福的正午。

秋风啊
这些叶子去哪里
急也匆匆地

每当秋风卷落叶的时节，我总会觉得像人生。

细柳叶初展
青青小枝戏风憨
皓首人痴看

春光中的嫩柳和老人。

跛脚的驴子
也配上了鞍
啊，创新工程

跛脚驴为自喻。

旧雨滴红豆
雾满京城春犹在
伊人此日生

思念远行的朋友。

红红的石榴

呵呵呵开口笑啊

庄庄做新娘

为同事女儿新婚喜作。

多年前翻译过俳人松尾芭蕉的一点东西，把特别喜欢的几句贴在这里 “日月乃百代过客，流年往复，亦如旅人也。舟子浮槎终生，马夫牵辔以老，于此日日羁旅之人，行旅即为常栖。古人亡于旅次者不知凡几。余亦不知自何等年月始，受诱于朵云片风，难抑漂泊之意……”（《奥州小路·前言》）是的，我们都是生命旅程中的旅人，有许多开始，有许多对远方的向往，有许多来自未知的诱惑。“小三行”，这源自日本的文学形式，在文学世界里还是小小新成员，但她是值得你徜徉流连的世界，她等待你的开始，愿意装下你对未知的向往，陪伴你的快乐，抚慰你的伤痛……“小三行”，可以随时“艺术”一下你的生活——描画你的日子，点染你的身边事，点点滴滴，苦辣酸甜，无所谓大小，自然率性就好。

在戊戌新春到来之际，在安宁的夜晚，和朋友们聊我喜欢的“小三行”，心里这样地安宁，带着快乐和祝福，你们听得到不？

过年喜洋洋

为文劝作“小三行”

指间有余香

2017年12月底初稿

2018年11月底改定

（责任编辑：杜新华）